讀書録 七八 四

日本政府図書
浅草文庫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二五一六 一九一 一二 九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冊 函 架
二五一六 九 二九九 一〇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16
冊數 9（4）
函號 299 61

共九本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讀書録卷之七

薛文清公全集卷之七

孟子七篇遡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世者猶擯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絶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指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

淺草文庫

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群賢之説會萃折衷以釋其
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
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于此矣
有志者尚篤所力哉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
太極本無極也

頤外實中虛頤頷之象

人渾身統體一太極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五臟毛竅
各具一太極

先天圖左半屬陽故乾健兌説離明震動四卦之徳

皆陽右半屬陰故巽入坎陷艮止坤順四卦之徳
皆陰此雖先儒所未言竊意其如此

四百年之漢文帝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其根
三百餘年之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浚其源秦晋
隋皆不一再傳而遂亡者由無恭儉之君培養浚
導其源于前即繼以殘暴淫侈之主也
漢高祖之後非得文景之養民即繼之以武帝之多
欲則漢之存亡未可知也唐高祖之後非得太宗
之富民即繼之以高宗之昏懦則唐之存亡未可
知也大抵漢唐之所以延綿國祚者率由此數君

有以立其本耳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孟子七篇托始于仁義誠能默識而旁通之則全書之旨不外是矣

釋氏逃世滅倫以為潔正猶陳仲子辟兄離母以為廉也是安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聖人當盛時即憂衰時既濟曰初吉終亂

纔有私便不能推所以為不仁

仁義禮智信有則一齊有但各有所主耳如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然知所當愛者知也愛得其宜者義也愛有節文者禮也愛出誠實者信也以至事君從兄之類無不皆然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為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氣機無須臾之止息如雲在空中飛揚上下浮游往来萬起萬滅頃刻不暫停止亦可見其一端

動靜兩端雖相因無窮竊謂動意常多泛觀萬物若草木山石之類皆靜植不動而生意常流行其間雖秋冬翕寂閉藏之餘而生意未嘗毫髮間斷故竊謂動多於靜也

觀易橫圖見生意之無窮

一身萬物皆天地公共之器非己所能私也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為然蓋可以為防小人之法

原始反終只是一理故知生則知死矣

原始而知其來者知此則反終而知其往也亦如此

死生非有二致也

原始而知其來也自無而有則反終而知其自有而無也必矣人惟不知原始反終之理故擧俗為異端惑

觀雲亦可以知生死之說倏然雲聚而有形者猶精氣為物也倏然雲散而無迹者猶遊魂為變也精氣為物者自無而有遊魂為變者自有而無

原始而精氣成物神之情狀生之說也反終而遊魂為變鬼之情狀死之說也

勅天之歌喜起熙為韻臯陶賡歌明良康為韻脞惰

墜爲韻先儒謂此乃三百篇之權輿良是

古人論治必本末兼擧如臯陶陳謨首曰允迪厥徳本也謨明弼諧末也又帝問其詳則曰盖愼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皆允迪厥徳之事庶明勵翼皆謨明弼諧之事邇可遠在茲則通言上文之效

臯陶謨典禮刑賞四者萬世爲治之大經不出於此

先儒謂知人安民臯陶一篇之體要竊謂允迪厥徳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盖允迪厥徳者實踐此徳於身也至若知人知之事安民仁之事則皆此徳之推衍耳苟非實踐此徳于身則私欲盛而天理微知人之智何自而明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故曰允迪厥徳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

動多靜少故地對天不過

地無根附于天耳

歐公本論由韓公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一語以立意也

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之病者雖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絶倫理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左右之言不可軽信必審其實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大有害於事

為政通下情為急集衆人之耳目為一己之耳目方可

合仁義禮智信言之統體一太極分仁義禮智信言之各具一太極也

凡詩文出于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于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

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為主

小學只一性字貫之其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者所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

以言乎遠則不禦大而無外也以言乎近則静而正小而無内也

記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只是天理人心自不能已而死生存亡非所計也如宋之高宗父兄宗族皆為金人所虜甚至辱及陵寢以大義言之只當以不共戴天為心而求所以必報其仇至於死生存

亡非所當計也若區區爲自全苟安之計則必不
能伸大義于天下矣秦檜所以滑舊其講和姦謀
者正以高宗自全苟安之心有以來之也嗚呼可
恨哉

湛然純一之爲齊肅然警惕之謂戒

程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齊戒以神明
其德夫

韓文公元和聖德詩終篇頌美之中多繼以規戒之
詞深得古詩遺意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
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聖人爲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
已

不明理者莫行而已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張子所謂陰陽兩端循環不已
者立天地之大義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張
子所謂游氣紛擾散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但
易兼理氣言張子以氣言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
是則言雖殊而其致一也

參同契全是先天圖卦氣方位流行朱子所謂太易

圖象隱者隱於此類可見

萬物各具一理物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于一原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勅夫之歌正大小雅之權輿也五子之歌變風變雅之權輿也讀五子湯誓秦誓諸篇則知唐虞之盛爲不可及矣風氣日降不可返矣

令天地萬物人皆知之而所以爲天地萬物則人莫得而知之也如歟知之是所謂誠歟道歟理歟命歟性歟帝歟神歟鬼歟太極歟其極一而已矣

無所爲而爲者誠也有所爲而爲者僞也誠者不息僞者易輟

克己之目動兼視聽言三者

須看無物之先其理如何

先儒梅根指太極姑舉一物而言耳如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塵一介安往而不可指太極哉

畫出天地萬物理象數以示人者六十四卦也

一生二就數上說太極生兩儀就理上說（余在黔中夢對衆儒士說書余謂之曰一字尚不能識既覺得此語遂中夜燭下書之）

天地之化無日不變因在黔中觀柑實初極青日漸至于黃色人之少而壯壯而老亦如此但變之漸

而不覺耳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木火土金水之質在我為肝心脾肺腎木火土金水之神在我為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備於我舉此亦可見

至而伸之神反而歸之鬼天人一也

天道屈伸兩端而已

氣合精凝為神遊魂降魄為鬼

鬼者一往而不復觀天地之化可見

自頂以及踵皆天之所與但當順天而已

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開眼便見

一物各具一太極之中又有統體各具者存焉如一人各具一太極也一人之身心又統體之太極也五臟百骸之理又各具之太極也一草一木各具一太極也一草一木之根幹又統體之太極也枝葉花果又各具之太極也萬物莫不皆然

天下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

誠者統體之太極也元亨利貞各具之太極也

元亨利貞春夏秋冬木火土金水仁義禮智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青黄赤白黒鹹苦酸辛甘天

命人性五常四時五行五色是皆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

於春曰元於夏曰亨於秋曰利於冬曰貞其命一也在父子曰仁在君臣曰義在長幼曰禮在夫婦曰智在朋友曰信其性一也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故結交貴乎謹始

宣德六年十月七日夜余在辰夢從二程夫子遊小程夫子論朱文公大程夫子贊曰揚休山立之語不若中和獨立因記于此

物惡太過自造化尚然況人事乎

人之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作矣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袓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者可為貪侈之戒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日載月魂載魄載乃加載之載朱子於楚辭辯之詳矣

吾心誠志于學天其遂吾願乎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
寛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謙以自牧安往而不善

為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凡所為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
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未有逆理而能久者聞有之所謂枉之生也幸而免

聖賢之言如蓍龜言吉則吉言凶則凶或不然者
但有淹速耳時下通塞不足為欣戚要諸久而後
見

人當自信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大事

衆曰然而有不然者衆曰不然而有然者惟理明者
能知之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
敗者不可不以為戒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嘗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惟恐蹉跌墜失人之處
世毎事能畏愼如此安有失者

善惡分明有降祥降殃之報間有不然者非常理也

河氷鮮者非自上消也由陽氣自下而上騰也故時

至三陽之月則陽氣上達而河冰畢解矣

上交諂者人多有此失蓋事上以恭爲主恭之過則不覺有諛之之意是即所謂諂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人須體此

舜請問於下民忘其勢而通下情也

過横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於此者則知自寬矣

行有不得于外皆當反求諸己求諸己者無不盡善而猶或有不得者當安于命而已

唐人詩曰足知造化力不及使君需吾有取焉

理自不可泯所遇稍有識者皆能言天理但真知而篤信者少矣

春秋於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見天人合一之理

天命甚微聖人所罕言春秋多言之皆微其辭

欲事之合理誠難但細微處一一能謹戒少過舉矣

凡事既濟則盛極而有悔故大象曰思患而豫防之

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攙接處故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亂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

康節曰思慮未萌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

能慎所發于將發則無悔矣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
此有假官威剥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一不容二邪正不兩立
去蘗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斷
快而賢知之所深慮
觀野馬而知化機之無息游氣紛擾野馬是也
禮人不答只當反其敬
爲人謀而不忠非仁也
不爲人之非咲而易其所守

凡深藏者必重器而顯露者必賤物
萬物皆氣機之所爲
人皆長意於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
及其不知類也甚矣
不怨天不尤人此語當自勉
今欲無涯不以禮節之莫知所極矣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
之一端
四月六陽全而陰已生陰非至此始生也蓋自三月
五陽一陰之時而姤之初爻已兆于夬之下矣先

儒謂陰亦然者正謂此耳

名利關誠實難過十紊所謂能言如鸚鵡者真可畏也

人能自信則富貴貧賤窮通有不能累矣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為何物也

恭而和處衆之道

積誠而人不感者未之有也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取人言可以見所養之淺深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乎庶幾焉

不為衆譽而加善不為衆毀而加戚其過人遠矣

浮華擾擾浮雲之過目耳

君子窮以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以利達以利窮達皆人欲也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為區區聲利所動矣

君子志于道小人志於利利與義之間不能以髮

聽言觀行知人之良法

君子浩然之氣不勝其大小人自滿之氣不勝其小

道大無對故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小人之人浮用即用漫不知行其所無事以誠而感人者人亦以誠而應以術而馭人者人亦以術而待觀漢初君民可見

禮楽至于棄本尚末乃周衰之弊况末猶不得其正乎噫弊也久矣

聽言即可以知人之失如好色者開口即論女色好貨者開口即論貨財他皆類此至于匿情而言正者又當徐察其行可也

世人聞人論道學不非笑之以為狂則憎悪之以為矯噫使學不學道則所學果何事耶

人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薫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自發于中者

静能制動沈能制浮寛能制褊緩能制急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宜深體之

富莫富于富有大莫大于無方拘于物者不足以語此

悪流之濫而決其防未見其能止也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于滔天

友正直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醉于欲者汲汲如狂而心莫知所止矣

為善勿怠去惡勿疑
忠信積久而後效見
私欲盡而惻隱之心見
熟于小知自私者不足以語大道
滿腔子惻隱之心即藹然天地生物之心
傲則仰慙則俯邪則欹正則平
恭而不近于諛和而不至于流事上處衆之道
被髮而祭于伊川興辛有之歎非知幾之君子孰能與于斯
誠意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氣機之運必無差爽但其理微而人自不察耳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其合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
蕭何廣市田宅以自汚猶王翦伐楚請美田宅甚衆之意漢初君臣以術相持此亦可見
一縷之肉而萬蟻咂之一勺之水而萬魚吸之豈滿其欲可乎
人有滿于得意而不覺形于色詞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作事快心必慎其悔益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

心有牽繫所繫即不滯其平

天道甚可畏感于此則應于彼但有遲速不同耳

楊子曰後世有知楊子雲者必好之矣其之自信亦然

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為然也而文辭尤甚也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己而作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孰有甚於此乎

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就盡西漢之季是也

士之節氣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真名言也

高深遠近皆是天但以青而在上者為天眾人之見也

患得患失之心推其極不仁之甚者也

廉而不公者只是人欲之私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

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
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猶
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
而然斯又為次也

撮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于廉孔子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方圖圓圖横圖竒耦皆相對

韓子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統于一而應于萬可以形
容道體

人能弘道見氣強而理弱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先儒謂天包地外竊謂不但包乎地外實行乎地中
是則上下内外皆天也

吾意天地一終之時昏暗之極未必便得開明如一
日之暮可見但動靜之機未嘗息久則漸次開明
矣一時之末一日之暮一月之晦一歳之暮一元
之終皆氣化之息也但久速之不同耳

復為動之始乾為動之極姤為靜之始坤為靜之極
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無端非知道者孰能識
之復之初爻自坤之初爻來姤之初爻自乾之初

交來陰陽五行根此亦可見

氣正則生人亦正氣偏則生人亦偏如中國夷狄可見

左氏多有言過其實者呂東萊所謂浮誇是也

春秋時尚辭命而文過其實者多然亦可以觀世變矣

左傳所論是非一一有吉凶成敗驗于後豈盡然乎

天開于子山水之原皆在西北故坎艮居之

左氏極有膚淺者只是理不明

宗伯曰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為

後生輕後者之戒

君子語大而天下莫能載語小而天下莫能破須要真見得不能載不能破處

平氏論敬處多亦是先生之教有未泯者

大學之至善論語之一貫孟子之性善中庸之誠周子之太極言雖殊而其義一也

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本要欲人復其性而已而後之學者讀聖賢之書但資以為詞章之用利祿之階而不知一言之切于身心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果何在哉

楚辭載營魄之載與漢史從與載之載揚子載魄之載韓子畫記以孺子載之載皆加載之意朱子論之詳矣

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處

中庸一書皆性情之德而所謂誠者即此德之實也

微而草木大而陰陽造化盛衰之理一也

余所視誠有惻然不忍者非強然是所不能已也

程子常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坐側曰某於此有愧太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于外亦不得靜也惟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一切外事于己無干涉而與之擾擾俱馳是所以爲心病也惟知止則心自定矣

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之術也

有所自樂則不爲外物所移

見理明則遇事迎刃而解

丁毫省察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愼

處事當寛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畧故易多言利
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正所以吉也
天道只是往復而已觀否泰剝復之類可見
感應之理于先天圖見之
陰陽迭勝無須臾止息
太極動而生陽且從動處說起其實動自静中来觀
右半陰中之陽可見静又自動中来觀左半陽中
之陰可見程子所謂動静無端陰陽無始張子所
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者于是可見
孟子之書齊梁諸國之君皆稱謚則成于後来弟子

無疑
易之為教大槩欲人敬慎雖吉事亦不敢易而為之
如大壮乃陽壮之事占者吉亨不言可知而必曰
利貞是即敬慎之意
晝夜昏明居半天地開闢亦如之以元會運世觀之
天地開闢各有一半昏明即如晝夜可見
氣無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地于天中一毫毛耳
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静而正以言乎天地
之間則備矣即鳶飛魚躍之意
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虚故以量言而

曰廣至哉言乎

反身而誠最為難事反身而誠則實有諸己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隱也形而下者謂之器顯也

形而上形而下道器元不相離舉目皆是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聖人言學易可以無大過此非設言也蓋必有所獨得而人不及知者焉

聖賢工夫步步著實如莊老之學儘說得是不着實

小人不知義理或名或利凡可以苟得者無不求之

一故神兩故化近觀之一身遠觀之天地無不盡然

無行可悔則德進矣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真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涕漣卑屈苟賤之

態廉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

鄭游吉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徳無犯非義切謂九言之中無犯非義無傲禮二言足以盡蓋其餘

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此名言也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蓋人能每事即始而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矣

詩三百篇天道人事無不備

人只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

程子曰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宗伯不能用後果為三郤譖而殺之

正風未幾而變風繼之正大小雅未幾而變大小雅繼之否泰治亂之相尋理之必然也何足怪哉

不枝不求可以為守身之法
國風至於豳小雅至於鴻鴈大雅至于民勞皆泰極
而否陰陽相根之理微矣
天地間無物無陰陽偶讀韻書其平聲者陽也側聲
者陰也
詩一經性情二字括盡
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唐棣之類言兄
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黄鳥之類言朋友此詩于人
倫之道無不備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
惡惡之真情
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于嚴弛而不張則流
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
本朝景議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禄蠹其身雖婦人之
言亦可以為居官怠職者之戒
一五行之疇于一疇無不包誠以五行一陰陽也陰
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天下之理豈有出于
無極太極之外者扎其旨深矣
勢屈于匹夫義不勝也

行有不得反之于己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己何與焉使行之非即當改之不可執其非以求勝于人也

或曰人有慢己者何以處之曰使己有可慢之事則彼淂矣己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淂在彼己何與焉此先儒之論重書以為警

好勝人之大病

富貴易至溺人可不謹哉

節儉朴素人之美徳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人有不及者不可以己能病之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増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統天地萬物為一理所謂理一也在天有天之理在地有地之理在萬物有萬物之理所謂分殊也理一所以統乎分殊分殊所以行乎理一非有二也如人一身之理理一也四肢百骸各具之理分殊也理一統乎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

本然之性理一也氣質之性分殊也

纔自有其能便為心累如顔子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在顔子之心則未嘗自以樂為能也

有此理則有此物有此物則理又在物中
以不雜者言之謂之本然之性以不離者言之謂之
氣質之性非有二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由道也鮮識其
真也
造化非陰即陽人事非柔即剛
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則太極之所為也
如寂感雖屬人心而所以能寂感則性之所為也
太極圖解下朱子語録論道器曰如這个身是器語
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竊謂此或記者之誤蓋个身

與語言動作皆是器也个身語言動作之則乃理
也若指人之語言動作為理則是認氣為道昧于
形而上形而下之別矣故疑此言或記者之誤也
萬物各受此理如衆水各受此日光但物之清者受
此理則理亦明物之昏者受此理則理亦昏昏非
理昏也由物之昏蔽之也如水之清者受此日光
則光亦明水之濁者受此日光則光亦暗暗非光
暗也水之濁以蔽之也以是觀之則性本善而無
惡可知其惡者皆氣質之拘也
人于動處難得恰好纔動便有差所以發而中節為

難也

人皆有此理聖人與塗人同聖人有耳目鼻口之理塗人亦有耳目鼻口之理聖人有心肝脾肺腎之理塗人亦有心肝脾肺腎之理聖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理塗人亦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但聖人稟得氣質淸粹故能全盡此理衆人稟得氣質昏駁有不能全盡耳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闔而為秋冬之闢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闔闢者以此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如堯舜利世之功大矣而其心則曷嘗自以為大哉使有一毫自大之心則與乾始利天下不言所利不同而非所以為堯舜矣

人之一呼者太極動而陽也一吸者太極靜而陰也吸為呼之根呼為吸之根即陰陽之一動一靜而互為其根也以至一語一默無不皆然則太極陰陽之妙又豈外于人之一息哉

近海斥鹵而地氣亦薄故生物不暢茂觀山東海豊諸邑林木稍長即枯悴可見

一理也渾之為天渾之為地渾之為萬物

道無聲之可聞無形之可見惟因夫形而下之器默識夫形而上之理則謂之見道非若天地萬物真有形之可見也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熟寝大寐而息其虚靈之知覺

人心至為神明如来日將早作今夕雖熟寐之甚及至其期而自覺

人惟一心操之為君子放之為小人

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于心之存亡

一念之差貽患生靈有不可勝言者如漢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馬甘心丧師不悔及二師再舉西伐僅得善馬數十疋而還是以數十疋馬易萬人之命又且作歌被之聲樂誇耀祖宗其為不仁甚矣原其本只由一念之差耳

如来日將早作而中夜屡寐屡寤警惕不安者心之神明使然也

滿眼皆實理而人不之信釋氏持一偏空説舉前古之人皆為所惑何哉

身體髪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

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釋
氏乃使人髡其髮絶其配不孝絶倫之罪大矣
莊子曰泰宇定發乎天光言心定則明也
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
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
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以其不流于
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造化只是陰陽五行人道只是健順五常皆實理也
知者鮮矣
聖人一片實心種種道理皆從此出

無有大于理氣者
作聖作狂此心一轉移耳
中庸引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無極而太極也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先儒謂莊子是大秀才觀此可見
張子曰一故神神即太極也或者謂太極不會動靜
則神為無用之物矣豈所以為造化之樞紐品彙
之根柢哉
只一箇太極行乎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間無所不
在

盆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

蓋人知大道則明于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至于軽率逞才妄為以取禍也

視其色在目而知其色之理在心聽其聲在耳而知其聲之理在心食其味在口而知其味之理在心聞其香在鼻而知其香之理在心此心所以為一身之主宰也

天人一理故致中致和無不感通

耳目口鼻各専一事而心則無不通

耳順則聲入心通目明則物接理見

荘子曰生物以息相吹息是人呼吸之息九萬里之氣亦是此息相吹則人之氣与和氣可知矣

七竅鑿而混沌死七情熾而天理亡之譬也

擧四海九州生民之氣無不和則自足以感陰陽之和擧四海九州生民之氣既乖則亦足以感陰陽之異此理之必然也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徳

物各具五行之色如天地有五方土石有五色雲氣有五色之類是則萬物豈出於五行之外哉

下民之冤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寃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浔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慎言謹行是脩己第一事

人之所為不犯律條即為義犯之即為非義則律為八分書可見

余一夕夢先人告余曰慈温良浔非有所警乎

心口如一之為忠信心口不一非忠信也

只四勿念之豈有差乎

天下至貴者道浔之則生失之則死為天下至貴不亦宜乎

偶讀醫書有曰洗心曰齋戒防患曰戒吾有取焉

乞墦之富貴恬不知耻可恠也夫

責人當反求諸己

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録科儀烹昇黄

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為道家之事道德経豈有是
哉
朱子曰吾無隱乎爾章以作止語默無非教也釋之
蓋作與語屬動陽之發也止與默屬靜陰之為也
動靜陰陽昌矣莫非是道之著至于動而靜靜而復
動循環無端則又道之至妙至妙者也其示人之
意豈有顯而可見哉
曾點之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其動靜從容者此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

亦此理也是則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
少欠缺安往而不然哉
聖人一身動靜無非仁義禮智之德充乎中而發乎
外其示人可謂無隱矣
認得為己何所不至此言當深玩味體認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聖人之仁也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義
法立而行則人不亂
事合義雖大不懼不合義雖小當謹
道有正有邪德有凶有吉此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

位也

氣質之蔽最深民不可使知之是皆蔽之深不能有以開其識也如佛老之教分明非正理而舉世趨之雖先儒開示精切而猶不能祛其惑是皆氣質蔽之深也

偶一事發不中節終夕不快

命性道教只是一理

臨厲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不仁者不可久處約不可長處樂朱子釋之謂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濫即為貧賤所移而更其節也淫即為富貴所淫而蕩其心也若貧賤不能移即仁者能久處約矣富貴不能淫即仁者能長處樂矣孔孟之言互相發明如此

讀書錄卷之七

讀書録卷之八

薛文清公全集卷之八

所謂知幾者於事未形著而識其微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凡禍患伏于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於未然故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之于已著則已無及矣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

耳目之聰明爲魄魄者形之神也口鼻之呼吸爲魂魂者氣之神也人有許多聰明知識者魄之爲也有許多呼吸運動者魂之爲也

堯之欽明峻徳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効

史臣肯叙堯舜禹之事有乾坤之道焉堯曰欽明舜曰重華禹曰祗承則堯舜為乾禹為坤可見帝降而王殆以此歟

後人不知人臣之道但得高官厚禄即有自滿之色觀臣克艱厥臣又為臣不易之語禄位果可自滿乎

動而不息者陽魂也静而有識者陰魄也

夜氣如泉源渚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乎存息也

仁是嫩物譬之草木嫩則生老則枯

寂而感虚而實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

變化無須臾之止息

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造化也

天地之大徳曰生無間斷無空缺

知而不仁如老莊之流是也

静中之識曰魄動中之靈曰魂

草木之敷榮暢茂者神之迹其凋落枯悴者鬼之迹

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命也
朱子曰誠之有物不待形而有蓋雖沖漠無朕之中
而萬象森然已具矣
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王子所謂無忌是也
心斯須不存即與理義背馳可不念哉
烝民之詩二五之疇同一義也
至誠無息者大德之敦化萬物各得其所者小德之
川流
一本萬殊殊與本不可分而為二
朱子曰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此

見作易之本義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之生生不已也成性存
存道義之門理之生生不已也
知禮皆性也人能知崇如天禮卑如地便是成性存
存而道義自此出也人之知不能如天之高禮不
能如地之卑是壊其性而不存道義何自而出哉
反此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只知崇禮卑便是成性存存
知崇禮卑成性存存應天地設位道義之門應易在
其中矣

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

中庸之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温故知新皆易知崇之事尊德性道中庸敦厚崇禮皆易禮卑之事

天者陽氣之實體地者陰形之實體

成性即天地存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

夫子之德温良屬仁儉屬義恭讓屬禮

近世易書詩春秋四書傳註之外世儒纂集諸家之説附釋其後雖時有發明其實太繁複汗漫而學者終不能遍觀而盡讀反於正經本旨日至蔽隔

支離先儒燭籠之譬正如此

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

四書集註章句之外倪氏集釋最為精簡其他割裂舊説附會已意但欲起學者之觀聽圖已名之不朽敗雜浩穰害理尤甚

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間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

雲而雨者自無而有雨而晴者自有而無雷霆風露之類亦然

太極中無所不有分而為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無所

不在

元亨利貞文王之言也其理無窮

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心而得其實自朱子歿士子誦習其説者率多以為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己以求其實聖賢垂訓之意果安在乎

寒暑往来有一定之節萬物生育有一定之形人倫綱常有一定之理是皆太極為之主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易者也

新竹有露者津液上行結而為露也如人髮中有汗

然曹縣分司理觀新竹記此

因觀烏鳥哺其雛仁心藹然可見

天地分明一大父母生出無限小父母来

知道則自簡

漢高祖取天下大抵能用群策如下陳留用酈生之策還軍覇上攻堯關用樊噲張良之策従漢中東兵用韓信之策守滎陽成皐又用酈生之策捐金間楚用陳平之策封韓信齊王追項羽垓下以地封韓彭英布使自為戰又用良平之策又天下已定徙都關中用劉敬之策悉収群策而用其長此

所以破秦滅楚不五載而成帝業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又
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
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朱子曰其心明乎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
而無病此知言所以能知人也

天地萬物皆一理也天地萬物各有其一分一分殊也

通書一誠字括盡

通書與太極圖表裏

只一復卦多以義理天道人事無不備

讀易在識時勢

存心不失為中應事不差為和

中也者至德也和也者要道也

地泥城隍墻皆土也孝慈恤愛惻怛皆仁也理一分
殊於此亦可見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理一為仁分殊為義

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
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
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升降
為言耳此中庸或問秦李之言死生之説不過如此

思

正
昔人訓皇為太極為中皆虚字也朱子非之謂皇為
君猶屋極之極則二字皆實矣蓋謂極居此物
之中則可便謂極為中則不可近因道出武定州
壯隅觀鄭亭櫺頂一木居中衆木四面輳之此正
所謂極也因朱子之説而記余之所見如此
太極圖假象以顯義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為人君當然哉
凡為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保邑之法也
周公作無逸告成王遠擧殷之三宗皆繼體守成之
君欲成王有所法也近擧太王王季文王皆周先
哲王欲成王有所嚴憚以脩其徳也其意切矣
無逸書後世為人君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乃無逸一書之要
天轉正如車輪之轉蓋側轉也如八月初昏斗柄指
酉至天將明時看之則斗柄却指卯矣以是知天
一晝夜側轉一周而斗柄亦随天翻轉指卯也
讀呂刑之書穆王不訓徳而訓刑又可見當時世道
之愈下矣
書終於秦誓聖人之微意歟

欝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耳

性理太全書以周子太極圖冠於篇端默識而旁通之則一書之理不外是矣非獨性理太全一書不外乎是以至五経四書與凡聖賢之言豈有出此圖之外者哉嗚呼其旨深矣

康節曰一動一静之間乃天下之至妙至妙者蓋指貞元間太極也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陰静極復動蓋静極復動即貞下起元即康節所謂貞元間太極也

程子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蓋始言一理即天命之性也中散為萬事即達道達徳九経天道人道之属無非天命之性末復合為一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即天命之性矣

不論人之賢否但見勢利即傾慕豈非失其本心乎噫獘也久矣

高則明博則厚觀之天地可見

凡物虚則有神如鼓虚則響鍾虚則鳴心虚則靈

日入而群動息日出而群動作一息一作者其易之謂與

太聲不入于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咲高言不止

于衆人之心驗之世俗誠然

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為己之學後世皆藉此以為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

夏葛冬裘饑食渇飲朝作暮息之淂其正者皆時中也

張之極者必翕強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虚自然之理老子意欲翕之乃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強之意欲廢之乃固興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闔闢而為術也

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為之主

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静無不括盡也

太極圖遠而萬古近而一息無餘外者

先天圖十月純坤初爻中已有十一月復卦初爻之根即太極圖右半陰中陽也先天圖四月純乾初爻中已有五月姤卦初爻之根即太極左半陽中陰也由是觀之先天與太極圖亦未嘗不合

静看太極圖斯須離之不可淂也

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為詐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謙徳矣

史記日者季主之言深有中於畢者

古人用字最審如眉色之眉字是也

火木陽也生於陰陰中有陽也水金陰也生於陽陽中有陰也

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靜為陰陽

忠信立身之本

惟誠無間斷破缺

周程張朱真儒也四子辯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隷是豈真知四子而能讀其書者哉

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為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為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佛乃求過于四子也惑之甚矣

即無極而太極觀之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昭然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觀之而此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體用一源不可分體用為二顯微無間不可分道器

為三

以武王之聖而不知夷齊之賢豈非命歟

只是一箇性分而為仁義禮智信散而為萬善

義者天命之性也君子行義而盡其性則天命在是矣

所行者善則吉所行者惡則凶所謂無不盡而知吉凶也

中庸之理不離乎動作語默人倫之間知者鮮矣

過一分為太過不及一分為不及此中庸所以為難也

程復心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程復心將太極圖中着一氣字又從而釋之曰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耳乃漢儒涵三為一老莊指太極為氣之説其失周子朱子之旨遠矣

理氣密匝匝地真無毫髮之縫隙無大無小無内無外一以貫之

盡事親之道而得其仁盡事君之道而得其義盡夫婦之道而得其和盡事兄之道而得其禮盡朋友之交而得其信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以至盡耳目口鼻手足之道而得聰明正肅恭重之

理。又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太極圖自一理二氣五行成男
成女而化生萬物。亦無往而非理一分殊也

父母生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不備。人子能體其
全而歸之、斯謂之孝。天之生人、五常百行之理無
不全。人能以事親之心事天、於天所賦之理無一
之或失、則亦天之孝子矣

理為萬物之一源、理一也。萬物各得一理、分殊也

天道無言、而四時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四德著、萬
善全。其致一也

敦

太極德敦化、理一也。小德川流、分殊也

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
以為難變而遂懈於用力也

畫前之易、太極中森然已具者也

太極雖冲漠無形、而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
無窮之數已森然具於其中矣

太極兩儀四象以至六十四卦、體用一源也。自六十
四卦以至兩儀太極、顯微無閒也

余往年讀楚詞、喜其華。今讀楚詞、喜其實。蓋其警戒
之言、亦皆切己之事也

目之遂物最為喪德故四分以視居先

私意最難去故程子謂克己最為難事惟當用力者知其難

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正其欲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乱其言亦可取焉

伏羲則河圖以畫卦大禹法洛書以叙疇聖人之心與天地之心分明為一

未有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之理已具于沖漠無朕之中未有兩儀四象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已具于太極之內乃所謂體用一源也

即樹根觀之須思未有根之先而沖漠無朕之中而樹根之理已具逮夫氣機一動資始資生而理亦隨之樹之根由是生焉

太極圖理一而分殊

觀春草從地迸出無絲毫之空隙則道莫能破可知

天地萬物體皆虚而理則實

四時温燠寒凉之氣人體無不覺者則人與天地同

體可知矣
稚子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非特易爲然太極
圖亦是已
無窮盡無方體太極是也
理本無名字字之曰太極
有高才能文章坐此而取敗者多矣如禰衡孔融之
徒是也非特古爲然今亦有之可不戒哉
太極圖水火木金土五箇小圈子即五行各具一太
極也其下一小圈子乃理氣妙合而無間也又下
一太圈子乃氣化生出男女牝牡雌雄而各具一

敎

太極也又最下一圈子乃男女已生之後形交氣
感形化萬物而各具一太極也
太德敦化者中也性也一也小德川流者和也情也
貫也
讀太極圖說句句體貼向身上看自有無窮之味
以太極圖反求之身心動靜之間無一不合
天地陰陽古今萬物始終生死之理太極圖盡之
良心開而天理明猶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良心蔽而天理暗猶爲間不用而茅塞之也
自子至午陽氣方息而伸者神之迹自午至亥陰氣

方消而屈者鬼之迹也

中是性情恰好的道理以其平常而不可易故又謂之庸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中之理所包甚大存於心而不偏不倚發於情而無過不及以其可以常行不可易故又謂之庸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即中庸之至誠無息也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擇其人乎

偶過長清知已斷一獄事不得其平重有感于心而知天下之獄不得其平者多矣正統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荏平燈下書上而節

人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雨露雪霜只是天地之氣凝結而成者如人之呵氣遇冷成氷結鬚其理可見

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會盟而不知有天子之命非義甚矣

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春秋所由作

事物當然之理如父子之仁之類是也所以當然之故乃仁義禮智所自來在天爲元亨利貞是也

春秋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夫人姜氏享齊侯于
祝丘夫人姜氏如齊師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所
謂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也

春秋書法意在言外

春秋辭雖謹嚴而意實忠厚

春秋直書其事使人思而得之

諸儒解經多入外意惟朱子只主本義而無及論
春秋大抵多微辭

聖人作春秋其微意真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
欵句句字字畫釋其義竊恐不能無穿鑿之弊

讀春秋大義可見者尊君父討亂賊内中國外夷狄
貴王賤霸而已

莊子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
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
之此言近正

安其内不求于外見其大而畧於小正統五年正月
十八日分司憂得此語因記之

小人不可與盡言

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待小人嚴而和所謂不惡而嚴也

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也。

易太象皆以義理言

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與曾點言志之意皆天理流行之妙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

約其情使合于中亦養氣之事也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資始資生固乾元之氣而其理則太極也

風霆雨露之氣所以成物者皆太極之所為也

太氣蔽生一切有形之物而太極為之主

以鼻息觀之呼感淂吸来吸感淂呼来

暑為感感淂寒来則寒為應寒復為感感淂暑来則暑為應應又為感感又為應于是見感應之無端

感應之理于太極圖陰陽互根見之

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感自外来應由中出

天地寒暑人生盛衰其密移之機無毫髪之間斷

謀利計功乃人欲之私學者之通患也

大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爲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王伯之分正在不謀利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

學者自幼便爲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舜之道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所係

萬化交則通不交則隔礙而不能成化功

太極圖如水之一源流而爲千支萬派却都只是源中水也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爲易也

因小生對向便知有陰陽

太極只是性

太極是性之表德

宋文帝子劭巫蠱事覺不能斷以大義誅之卒有合殿之變正所謂爲人君父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聖賢著書立言詞句明理非欲言詞之富麗也

易橫圖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

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極圖則一理二氣五行男女遂至于化生萬物雖所推有詳畧之不同其爲理氣則一而已矣

太極圖上一圈純以理言而其下餘圈則兼以氣言然上一圈即在下餘圈之中所謂精粗本末無彼此也

人熟察而有知覺正如純坤卦下一爻中有陽動之幾也其理妙矣

如王莽之徒竊人之國皆列先王之事以文其奸即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冢者與

鳶飛魚躍即取之左右逢其原之意言道無所不在也

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父必慈子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兄必愛弟必恭夫必義婦必從以至四體百骸之有其則昆蟲草木之若其性陰陽日月風霆雨露之各以其時皆鳶飛魚躍之意所謂活潑潑地也

物之觸目觸耳者皆活潑潑地之理

風動林木即鳶飛魚躍之意

屈以感伸伸爲應伸又感屈屈爲應屈又感伸伸又

感屈屈伸感應如循環之無端

二程之名言朱子采入四書集註或問中者多矣求二夫子之心者當於此觀之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故有知言之明方可以折衷羣言不然去取允失其當

讀書講明道義求日用之實理也若讀書而不講明道義則溺心于文字之間終不能知實理之所在

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下文即繼之以知止而後定靜安慮得以見明德新民之止于至善皆由知止定靜安慮而後得止于至善也

男女氣化之太極與萬物形化之太極一也氣化言男女而萬物在其中形化言萬物而男女在其中互文也

且是血氣之物靈于他物

飛潛動之物靈于植物而人又動物中之尤靈者也

搖扇有風見天地間無處無氣

人雖各是一體其實與天地萬物渾融相合無一毫之間

蕩滌胸中無一毫之私累可以言大矣

應事纔應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為心累

和從中上流出来中是和之源頭一而二二而一者
也
庸即中和之理平常而不可易者非中和之外別有
所謂庸也
涵養本源是尊徳性之事思索義理是道問學之事
中和不可須臾離蓋靜而不存則有不中動而不察
則有不和此中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人之學道由経而入窮経有淂則道不在経者可黙
識矣
學須有覺言淂總會處

朱子論造化之精約莫過于太極圖解
水能鑑物故智屬之金能斷物故義屬之木有生意
故仁屬之火則文明故禮屬之土則質實故信屬
之
屋極北極為有形之極太極乃無形之極也故曰太
極本無極皇極之極以物之在中而言如屋極北
極之義若即訓極為中則非矣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程子
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人日用求太極只中正仁義便是此理然仁義中正

是各具之太極五性未發乃統體之太極也
五經四書小註不勝其繁讀者誠有文滅質博溺心
之患
非有過人之識而欲纂集群言以折衷聖賢之經旨
多見其不知量也
鐵中生火陽生于陰也
就天地萬物中各具一理者各具之太極也合天地
萬物為一理者統體之太極也
天地間理無空缺處人終日在太極中而不知也
忠信積久可孚于人不然則言出而人弗信矣

軽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
軽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一失人則人皆莫之與孤立而無助矣
軽諾則寡信易曰脩辭立其誠故慎言乃進脩之要

讀書録巻之八

日本政府圖書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